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

詩曰： 搶攘兵戈日不寧，生民塗炭自零星。甘驅蒼赤填溝壑，忍令脂膏實羽翎。戰士有心勤國主，彼蒼無意固皇局。只因大劫人多難，致使西岐殺戮腥。

話說差官一路無詞，來到朝歌城，至館驛中歇下。次日，進午門，至文書房。那日是中大夫方景春看本，忽然接著看時，見蘇護已降岐周，方景春點首罵曰：「老匹夫！一門盡受天子寵眷，不思報本，今日反降叛逆，真狗彘之不若！」遂抱本人內庭，問侍御官曰：「天子在何處？」左右侍御對曰：「在摘星樓。」方景春竟至樓下候旨。左右啟上天子。紂王聞奏，宣上樓，朝賀畢，王曰：「大夫有何奏章？」方景春奏曰：「汜水關總兵官韓榮具本到都城，奏為冀州侯蘇護世受椒房之貴，滿門叨其恩寵，不思報國，反降叛逆，深負聖恩，法紀安在？具本申奏。臣未敢擅便，請旨定奪。」紂王見奏大驚曰：「蘇護乃朕心腹之臣，貴戚之卿，如何一旦反降周助惡，情殊痛恨！大夫暫退，朕自理會。」方景春下樓。紂王宣蘇皇后。姐已在御屏後，已聽知此事，聞宣，竟至紂王御案前，雙膝跪下，兩淚如珠，嬌聲軟語，泣而奏曰：「妾在深宮，荷蒙聖上恩寵，粉骨難消。不知父親受何人唆使，反降叛逆，罪惡通天，法當族誅，情無可赦。願陛下斬姐己之首，懸於都城，以謝天下。庶百官萬姓知陛下聖明，乾綱在握，守祖宗成法，不私貴倖，正妾之報陛下恩遇之榮，死有餘幸矣。」道罷，將香肌伏在紂王膝上，相偎相倚，悲悲泣泣，淚雨如注。紂王見姐已淚流滿面，嬌啼婉轉，真如帶雨梨花，啼春嬌鳥，紂王見如此態度，更覺動情，用手挽起，口稱：「御妻，汝父反朕，你在深宮，如何得知？何罪之有？賜卿平身，毋得自戚，有損花容。縱朕將江山盡失，也與愛卿無干。幸宜自愛。」姐已謝恩。紂王次日陞九間殿，聚眾文武，曰：「蘇侯叛朕歸周，情實痛恨！誰與孤代勞伐周，將蘇護併叛逆眾人拿解朕躬，以正其罪？」班中閃出一員大臣，乃上大夫李定；進前奏曰：「姜尚足智多謀，知人善使，故所到者非敗即降，累辱王師，大為不軌。若不擇人而用，速正厥罪，則天下諸侯皆觀望效尤，何以懲將來！臣舉大元戎張山，久於用兵，慎事慮謀，可堪斯任，庶幾不辱君命。」紂王聞奏大喜，即命傳詔發差，差官往三山關來。使命離了朝歌，一路上無詞。一日到了三山關館驛歇下。次日傳與管關元帥張山同錢保、李錦等來館驛，接了聖旨，至府堂上焚香案，跪聽開讀詔敕。

「詔曰：「征伐雖在於天子；功成乃在闔外元戎。姬發猖獗，大惡難驅，屢戰失機，情殊痛恨！朕欲親往討賊，百司諫阻。茲爾張山，素有才望。上大夫李定等特薦卿得專征伐。爾其用心料理，克振壯猷，毋負朕倚托之重。俟旋凱之日，朕決不食言，以吝此茅土之賞。爾其欽哉！特詔。」

欽差官讀罷詔旨，眾官謝恩畢，管使臣，打發回朝歌。張山等候交代官洪錦，交割事體明白，方好進兵。

一日，洪錦到任。張山起兵；領人馬萬，左右先行乃錢保、李錦；佐貳乃馬德、桑元。一路上人喊馬嘶，正值初夏天氣，風和日煖，梅雨霏霏，真好光景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「冉冉綠陰密，風輕燕引雛。新荷翻沼面，修竹漸扶蘇。芳艸連天碧，山花遍地鋪。溪邊蒲插劍，榴火壯行圖。何時了王事，鎮日醉呼盧。」

話說張山人馬一路晚住曉行，也受了些饑餐渴飲，鞍馬奔馳，不一日，來到西岐北門。左右報入行營：「稟元帥：前哨人馬已至岐周北門。」張山傳令：「安營。」一聲砲響，三軍吶喊，絞起中軍帳來。張山坐定，只見錢保、李錦上帳參謁。錢保曰：「兵行百里，不戰自疲，請主帥定奪。」張山謂二將曰：「將軍之言甚善。姜尚乃智謀之士，不可輕敵。況吾師遠來，利在速戰。今日暫歇息軍士，吾明日自有調用。」二將應諾而退。

且言子牙在西岐，日日與眾門人共議拜將之期，命黃飛虎造大紅旗幟，不要雜色。黃飛虎曰：「旗號乃三軍眼目。旗分五色，原為按五方之位次，使三軍知左右前後，進退攻擊之法，不得錯亂隊伍。若純是一色紅旗，則三軍不知東南西北，何以知進退趨避之方？猶恐不便。或其中另有妙用？乞丞相一一教之。」子牙笑曰：「將軍實不知其故耳。紅者火也。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；此地原自屬金，非借火煉，寒金豈能為之有用，此正興周之兆。然於旗上另安號帶，須按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色，使三軍各自認識，自然不能亂耳。又使敵軍一望生疑，莫知其故，自然致敗。兵法云：「疑則生亂。」正此故耳。又何不可之有？」黃飛虎打躬謝曰：「丞相妙算如神！」子牙又令辛甲造軍器，只見天下八百諸侯又表上西岐，請武王伐紂，會兵於孟津。子牙接表，與眾將官商議：「恐武王不肯行。」眾人正遲疑間，只見探事官報入相府，來報子牙曰：「成湯有人馬在北門安營，主將乃三山關總兵張山。」子牙聽說，忙問鄧九公曰：「張山用兵如何？」鄧九公曰：「張山原是末將交代官，此人乃一勇之將耳。」正話之時，又報：「有將請戰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誰去走遭？」鄧九公欠身：「末將願往。」領令出城；見一員戰將，如一輪火車，滾至軍前。怎見得打扮驍勇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頂上金盔分鳳翅，黃金鑼掛龍麟砌。大紅袍上繡團花，絲蠻寶帶吞頭異。腰下常懸三尺鋒，打陣銀鎚如猛鷲。攬山跳澗紫驕驕，斬將鋼刀生殺氣。一心分免紂王憂，萬古流傳在史記。

話說鄧九公馬至軍前，看來者乃是錢保也。鄧九公大叫曰：「錢將軍，你且回去；請張山出來，吾與他自有話說。」錢保指九公大罵曰：「反賊！紂王有何事負你！朝廷拜你為大將，寵任非輕，不思報本，一旦投降叛逆，真狗彘不若！尚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！」鄧九公被數語罵得滿面通紅，亦罵曰：「錢保！料你一匹夫，有何能處，敢出此大言！你比聞太師何如？況他也不過如此。早受吾一刀，免致三軍受苦。」言罷，縱馬舞刀，直取錢保。錢保手中刀急架相還。二馬盤旋，看一場大戰。怎見得：

二將坐鞍轡，征雲透九霄。急取壺中箭，忙拔紫金鏢。這一個興心安社稷，那一個用意正天朝。這一個千載垂青史；那一個萬載把名標。真如一對狻猊鬥，不亞翻江兩怪蛟。

話說鄧九公大戰錢保有三回，錢保豈鄧九公對手，被九公回馬刀劈於馬下，梟首級進城，來見子牙，請令定奪。子牙大悅，記功宴賀。不表。只見敗兵報與張山說：「錢保被鄧九公梟首級進城去了。」張山聞報大怒。次日，親臨陣前，坐名要鄧九公答話。報馬報入相府，言：「有將請戰，要鄧將軍答話。」鄧九公挺身而出。有女鄧嬋玉願隨壓陣。子牙許之。九公同女出城，張山一見鄧九公走馬至軍前，乃大罵曰：「反賊匹夫！國家有何事虧你，背恩忘義，一旦而事敵國，死有餘辜！今不倒戈受縛，尚敢恃強，殺朝廷命官。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，以正大法。」鄧九公曰：「你既為大將，上不知天時，下不諳人事，空生在世，可惜衣冠著體，真乃人中之畜生耳！今紂王貪淫無道，殘虐不仁，天下諸侯不歸紂而歸周，天心人意可見。汝尚欲勉強逆天，是自取辱身之禍，與聞太師等枉送性命耳。可聽吾言，下馬歸周，共伐獨夫，拯溺救焚，上順天心，下酌民願，自不失封侯之位。若勉強支吾，悔無及矣。」張山大怒，罵曰：「利口匹夫！敢假此無稽之言，惑世誣民，碎屍不足以盡其辜！」搖鎗直取。鄧九公刀迎面還來。二將相持，一場賭鬥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輕舉擎天手，生死在輪回。往來無定論，叱吒似春雷。一個恨不得平吞你腦袋；一個恨不得活砍你頭腮。只殺得一個天昏地暗沒三才，那時節方纔兩下分開。

話說鄧九公與張山大戰三回，鄧九公戰張山不下，鄧嬋玉在後陣，見父親刀法漸亂，打馬兜回，發手一石，把張山臉上打傷，幾乎墜馬，敗進大營。鄧九公父女掌得勝鼓進城，入相府報功。不表。

話言張山失機進營，臉上著傷，心上甚是急躁，切齒深恨。忽報：「營外有一道人求見。」張山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只見一道人，頭挽雙髻，背縛一口寶劍，飄然而至中軍，打稽首。張山欠身答禮，尊帳中坐下。道人見張山臉上青腫，問曰：「張將軍面上為何著傷？」張山曰：「昨日見陣，偶被女將暗算。」道人忙取藥餌敷搽，即時痊癒。張山忙問：「老師從何處而來？」道人曰：

「吾從蓬萊島而至。貧道乃羽翼仙也，特為將軍來助一臂之力。」張山感謝道人。次日，早至城下，請子牙答話。報馬報入相府：「城外有一道人請戰。」子牙曰：「原該有三□六路征伐西岐，此來已是三□二路，還有四路未曾來至，我少不得要出去。」忙傳令：「排五方隊伍。」一聲砲響，齊出城來。羽翼仙抬頭觀看，只見兩扇門開，紛紛繞繞，俱是穿紅著綠狼虎將，攢攢簇簇，盡是敢勇當先驍騎兵。哪吒對黃天化；金吒對木吒；韋護對雷震子；楊戩與眾門人左右排列保護；中軍武成王壓陣；子牙坐四不相，走出陣前。見對面一道者，生的形容古怪，尖嘴縮腮，頭挽雙髻，徐徐而來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：

頭挽雙髻，體貌輕揚。皂袍麻履，形異尋常。嘴如鷹鷂，眼露凶光。葫蘆背上，劍佩身藏。蓬萊怪物，得道無疆。飛騰萬里，時歌滄浪。名為金翅，綽號禽王。

話說子牙拱手言曰：「道友請了！」羽翼仙曰：「請了。」子牙曰：「道友高姓何名？今日會尚有何事吩咐？」羽翼仙答曰：「貧道乃蓬萊島羽翼仙是也。姜子牙，我且問你，你莫非是崑崙門下元始徒弟，你有什么能，對人罵我，欲拔吾翎毛，抽吾筋骨？我與你無涉，你如何這等欺人？」子牙欠身曰：「道友不可錯來怪人。我與道友並未會過幾次，我知道友根底？必有人搬唆，說有甚失禮得罪之處。我與道友未有半面之交，此語從何而來？道友請自三思。」羽翼仙聽得此話，低頭暗思：「此言大是有理。」乃謂子牙曰：「你話雖有理，只是此語未必無自而來。但說過，你從今百事斟酌，毋得再是如此造次，我與你不得干休。去罷！」子牙方欲勒騎，哪吒聽罷大怒：「這潑道焉敢如此放肆，渺視師叔！」登開風火輪，搖鎗刺來。羽翼仙笑曰：「原來你仗這些孽障兇頑，敢於欺人！」徹步持劍相交，槍劍併舉。黃天化忙催玉麒麟，使雙鎚，雙戰道人。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空中，黃金棍往下刷來。土行孫倒拖寶鐵棍，來打下三路。楊戩縱馬舞三尖刀，前來助戰。把羽翼仙圍裏攻心。上三路雷震子，中三路哪吒、楊戩、黃天化，下三路土行孫。且說哪吒見羽翼仙了得，先下手祭起乾坤圈打來，正中羽翼仙肩甲。道人把眉頭一皺，方欲把身逃走，被黃天化回身一攢心釘，把道人右臂打通；又被土行孫把道人腿上打了數下；楊戩復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夾頸子一口。羽翼仙四下吃虧，大叫一聲，借土遁走了。子牙得勝，眾門人相隨進城。且說羽翼仙吃了許多的虧，把牙一挫，走進營來。張山接住，口稱：「老師今日誤中奸計，老師反被他著傷。」道人曰：「不妨，吾不曾防備他，故此著了他的手。」羽翼仙忙將花籃中取出丹藥，用水吞下一二粒，即時痊癒。羽翼仙謂張山曰：「我念『慈悲』二字，到不肯傷眾生之命；他今日反來傷我，是彼自取殺身之禍。」復對張山曰：「可取些酒來，你我痛飲。至更深時，我叫西岐一郡化為渤海。」張山大喜，忙治酒相款。不表。

卻說子牙得勝進府，與諸門人將佐商議，忽一陣風把簷瓦刮下數片來。子牙忙焚香爐中，取金錢在手，占卜吉凶，只見排下卦來，把子牙說得魂不附體；忙沐浴更衣，望崑崙下拜。拜罷，子牙披髮仗劍，移北海之水，救護西岐，把城郭罩住。只見崑崙山玉虛宮元始天尊早知詳細，用琉璃瓶中，三光神水，灑向北海水面之上，又命四偈諦神：「把西岐城護定，不可攙動。」正是：

人君福德安天下，元始先差偈諦神。

話說羽翼仙飲至一更時分，命張山收去了酒，出了轅門，現了本像，乃大鵬金翅鷂。張開二翅，飛在空中，把天也遮黑了半邊。好利害！有讚為證。讚曰：

二翅遮天雲霧迷，空中響亮似春雷。曾搗四海俱見底，吃盡龍王海內魚。只因怒發西岐難，還是明君福德齊。羽翼根深歸正道，至今萬載把名題。

只見大鵬鷂飛在空中望下一看，見西岐城是北海水罩住。羽翼仙不覺失聲笑曰：「姜尚可謂腐朽，不知我的利害。我若稍用些須之力，連四海頃刻搗乾，豈在此一海之水！」羽翼仙展兩翅，用力連搗有七八□搗。——他不知此水有三光神水在上面，越搗越長，不見枯涸。——羽翼仙自一更時分直搗到五更天氣，那水差不多滄著大鵬鷂的腳。這一夜將氣力用盡，不能成功；不覺大驚：「若再遲延，恐到天明不好看」，自覺慚愧，不好進營來見張山，一怒飛起來，至一座山洞，甚是清奇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高峰掩映，怪石嵯峨。奇花瑤草馨香，紅杏碧桃艷麗。崖前古樹，霜皮溜雨四□圍；門外蒼松，黛色參天三千尺。雙雙野鶴，常來洞口舞清風，對對山禽，每向枝頭啼白晝。簇簇黃藤如掛索，行行煙柳似垂金。方塘積水，深穴依山。方塘積水，隱千年未變的蛟龍；深穴依山，生萬載得道之仙子。果然不亞玄都府，真是神仙出入門。

話說大鵬鷂飛至山洞前，見一道人靠著洞邊默坐。羽翼仙尋思：「不若將此道人抓來吃了，以為充饑，再作道理。」大鵬鷂方欲撲來，道人用手一指，大鵬鷂撲踏的跌將下地來。道人探眉擦目，言曰：「你好沒禮！你為何來傷我？」羽翼仙曰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去伐西岐，腹中餓了，借你充饑，不知道友仙術精奇，得罪了！」道人曰：「你腹中餓了，問吾一聲，我自然指你去。你如何就來害我？甚是非禮。也罷，我說與你知道：離此二百里，有一山，名為紫雲崖，有三山五嶽，四海道人，俱在那裏赴香齋。你速去，恐遲了不便。」大鵬鷂謝曰：「承教了。」把二翅飛起，霎時而至，即現仙形。只見高高低下，三五一攢，七八一處，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齋。又見一童兒往來捧東西與眾道人吃。羽翼仙曰：「道童請了！貧道是來赴齋的。」那童兒聽說：「呀」的一聲，答曰：「老師來早些方好，如今沒有東西了。」羽翼仙曰：「偏我來就沒有東西了？」道童答曰：「來早就有，來遲了，東西已儘與眾位師父，安能再有？必至明日方可。」羽翼仙曰：「你揀人布施，我偏要吃！」二人嚷將起來。只見一位穿黃的道人向前問曰：「你為何事在此爭論？」童兒曰：「此位師父來遲了，定要吃齋。那裏有了，故此閑講。」那道人曰：「童兒，你看可有麵點心否？」童兒答曰：「點心還有；要齋卻沒有了。」羽翼仙曰：「就是點心也罷，快取將來。」那童兒忙把點心拿將來，遞與羽翼仙。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□個。那童兒曰：「老師可吃了？」羽翼仙曰：「有，還吃得幾個。」童兒又取□數個前來。羽翼仙共吃了一百零八個。正是：

妙法無邊藏秘訣，今番捉住大鵬鷂。

話說羽翼仙吃飽了，謝過齋，復現本像，飛起往西岐來；復從那洞府過，道人還坐在那裏，望著大鵬鷂把手一指，大鵬鷂跌將下來：「哎呀」的一聲：「跌斷肚腸了！」在滿地打滾，只叫：「痛殺我也！」不知大鵬鷂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